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437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四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四)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

史緯三百三十卷(四)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一百十七

南齊書六

列傳

巴陵王昭秀

後魏不封
自是正論
但存於齊
明存局理
合建君

巴陵王昭秀文惠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都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郡成陽三輔爲社稷之衛。東晉南遷，事移咸池，近郡名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龍子，苟申私愛，有乖訓雅。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非古聖明。御寓禮傳，竊謂畿內限斷，宜遵舊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與弟桂陽王昭粲俱見殺。身之不保，矧國邑乎。

明帝諸子

江夏王寶玄，明帝第三子也。東昏即位，爲南徐兗二州刺史。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帝遣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怨望，固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平，乃亦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休分部軍衆，乘八柵與手執絙，應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名得朝野投寶玄者，封

果此舉
明白

此亦可取

帝令燒之曰。寶玄尙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褻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聞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都陽王寶寅明帝第六子也。封建安王。爲車騎將軍。鎮石頭。雍州刺史張欣泰起事於新亭前。譙太守王靈秀馳往石頭。率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匿三日。乃詣草市。市尉以聞。帝迎寶寅入宮。同之寶寅涕泣。爾日不知何人通使上車。仍將去。不自由。帝笑復其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都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史書 卷之一百十七

裴叔業

裴叔業。開喜人。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登。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略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獵山源。糾度奸竇。威令既行。民夷必服。建武二年。爲徐州刺史。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若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豫州刺史。永泰元年。叔業率東海太守孫令終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兖州刺史城百

二十里。僞刺史孟袁拒守。叔業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遣軍主蕭瑱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僞廣陵王率軍至。瑱拒戰不敵。叔業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將劉藻引兵至。叔業迎擊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問廣陵王敗。遣大將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數誅大臣。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南兖州刺史。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都上表辭。朝廷

疑其欲反。叔業兄子植。屢並爲直閣。應禰至。棄母奔叔業。言朝廷必見德。裴徐世綸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蕭衍。衍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京師。而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春。詔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蕭懿督軍西討。次小岷。會叔業病死。植請赦虜。送芬之爲質。虜遣楊大眼率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入洛陽。

史書 卷之一百十七

崔慧景

崔慧景清河人太祖受禪以慧景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世祖即位特司州刺史高宗建武中遷度支尚書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加侍中帝誅戮將相慧景自以年宿位重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授慧景平西將軍率軍征壽陽將發帝長問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曰此類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慧景嘗與期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遣左右余文典說之曰朝廷任用用草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尚存亦不知戚人何時君此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

史籍

卷之七十七

四

今據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率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時廣陵王長史蕭實司馬崔恭祖守廣陵恭祖慧景宗人慧景遣人告之恭祖口雖相許心實不同與實謀為拒守計及慧景至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嘆息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勸慧景速襲之慧景遣軍主劉雲運間行突入慧景繼至遂據其城使覺領兵八千趨京口寶玄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失望欲拒之沈休復曰日崔護軍威名既重相與唇齒忽中道立兵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舉千蟻燭為烽火以應覺俾二日慧景率大衆濟江來實玄向京師以覺為前鋒恭祖

次之慧景為衆軍節度帝以右衛將軍左典盛督水陸衆軍追驍騎將軍張佛護血閣將軍徐元稱據竹里為數壘相應寶玄遣謂佛護曰身白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還佛護曰小人奉命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遇逐射慧景軍因合戰覺所領皆徐楚善戰輕行不火食以數觔乾酒肉為軍糧每見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得食以此餓困元稱欲降佛護不許聖破佛護見覺元稱降慧景至臨沂縣令李王之發橋斷路慧景殺之臺遣中領軍王榮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欄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慧

史籍

卷之七十七

五

景從之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噪臨之臺軍驚散左典盛率兵三萬人拒慧景於北轅門望風退走慧景軍入樂道恭祖率輕騎突進北掖門官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典盛逃淮沿荻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盤不赴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斬尉蕭暢也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稍安慧景稱禮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巴陵王昭胄先逃民聞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猜諫未知所立柳煙恭祖始貳於慧景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貳費用功力不從慧景好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豫州刺史蕭懿率

子美來
從人

軍自掠石濟岸。順越城。城火。城中鼓噪。稱虞恭祖勸。慧景遣
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
敬不許。恭祖請自擊。義師。又不許。而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
渡南岸。義師進。戰。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
單馬退。開行阻。淮恭祖於東宮。掠得女妓。覺追奪之。由是怨
恨。恭祖夜詣崇隆。衆情離散。慧景將腹心數人。潛通諸軍。不
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盡。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賊衆潰散。國
城凡十二日。慧景單馬奔。浦門人太叔榮之爲戍主。慧景
投之。榮之斬其頭。內船盤中。擒送都。恭祖善馬。稍氣力。絕人。
討王敬則。與左典盛軍客。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

史

卷之七十七

六

禿馬。紆彩。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而見枉
奪。若失此。雖要富。刺殺左典盛。帝以其舅。使謂典盛曰。何容
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殺之。覺亡。命見
執伏誅。覺弟。假爲始安內史。藏寶得免。和帝以爲寧朔將軍。
假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
子者。江夏王與陞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
同方。江夏先帝之子。陞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陞下所由。如此
尙弗恤。其餘幾何哉。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
則天下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幸小民之無識耳。事
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伏承聖詔。已有褒贈。

此臣任陳之罪也。臣不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恩。而曲陞下
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任主雖背
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寔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
可。明詔得矣。然未嘗陞下。亦是人臣。不而與軍復奉人臣。逆
人君。嚴兵動卒。方指於象魏。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親恩。
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恭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
開泰矣。而死於社稷。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於陞下世矣。臣
謹案鎮軍將軍。臣領昌宗室之親。股肱之重。中領軍臣衍。受
帷帳之寄。副宰相之尊。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
未遂。王公與臣。而不爲陞下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知

史

卷之七十七

七

而不言。力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
爲見戮。陞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
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
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難。行權無玷。純節令如
今。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死。
猶願陞下獲申先臣何則。申之則天下伏不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陞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亦何待
陞下屈申。以爲褒貶。小臣慙慙之愚。爲陞下計耳。臣之所言。
非孝於父。實忠於君。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
爲多慮。公聽並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

臣以爲易詔報曰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良臣以爲易詔報曰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良

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者也陛下無以向隅之悲而傷滿堂之樂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使倖萬一天聰昭然則沈族殪身人以爲難臣以爲易詔報曰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良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假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崇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圖義解文義備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還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世敬則遙光顯達惡景之惡也

史籍

卷之十七

人

張欣泰

張欣泰與世子也興世擁雍州還奏見錢三十萬恭裕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步兵校尉欣泰性和雅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豈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教欣泰甲仗廉察欣泰伴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告世祖世祖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當處以清貴除正員郎巴東王子卿殺僚佐上遣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所

史籍

卷之十七

人

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戰必見危今日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彼衆所以爲用者徒利實逼威耳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果敗從隨王子隆恭軍子隆深相愛納歎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典籤宿啓之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園下面接松山孔弩射雄恣情閑放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惠景救援虜既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景恐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蹙其後耳今若告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惠景遣欣泰至城下具述此意虜果引退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不足爲武敗則盡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不加責蕭衍起兵以欣泰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結太子右率胡松南謝太守王靈秀直問將軍鴻選合德主帥苟勳直後劉靈運等密謀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鄴茹法珍楊昱兄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座斫元嗣頭又行明泰破其腹盡見手指皆墮居上踰牆出法珍走還

王靈秀往石頭迎建安王寶貨率文武唱贊至杜姥宅
欣泰聞事發馳馬入宮與內事必見委因行廢立俄而法珍
反閉門上仗不用欣泰鴻運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眾聲散
事覺詔收欣泰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
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死時四十六

文學

丘靈鞠烏程人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
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勝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
或復如此也遂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父靈鞠獻挽詩有云

史

卷之十七

十

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甚嗟賞太祖禪讓使靈鞠掌印
兼知國史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此足疾更增
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一代鼎臣不可復為履
屐其強切如此不修威儀唯取歡適世祖即位領東觀祭酒
靈鞠曰人居官顧敬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
領號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家江
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江妨
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鞠不治家業好飲酒滅
否人物在沈淵座淵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
如我未進時言達於儉靈鞠宋世文章甚盛人齊頃滅王儉

詩集卷之十七
高祖報復
此詩如左

此詩如左
此詩如左

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大中大夫卒子通字希
範仕梁拜中書侍郎辭采麗逸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
如流風回雪丘遲蕭綬映媚似落花依草

下彬字士蔚濟陰人父延之為上虞令令稽太守孟顗以令
長裁之積不能平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轡耳
今已投之矣卿以勲門而傲國士乎拂衣去彬陰懷有才而
與物多忤宋末四貴輔政衰榮等雖敗而沈攸之尚存彬猶
以高帝事無所成謂帝曰比聞謠曰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
不在日代哭列管誓鳴死戚族公頗聞不服者衣也孝除子
以口代者字也列管蕭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藉與高祖書

史

卷之十七

十

敗也高帝不吝及彬退笑曰彬自作此後於東官謂高帝曰
殿下居東府以青溪為鴻溝青溪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係
詩云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大竹旨積歲數年作枯魚賦以發
意後為南康郡丞好飲酒放浪形骸仕既不遂著蠶蠟蠟
等賦以指斥當世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或謂曰卿都不持
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卿五木子十擲輒變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為後建太守卒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
材孫抱為延陵縣真謂之抱了無故人之懷抱形體肥壯
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曾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
詎央劉禪為晉陵縣真經途造之殊不相接俄而真代禪為

縣。舊迎贈甚厚。與受餉。各書自稱高晉陵人。問其故。與曰。劉
舊餉晉陵令耳。何關與事。有人與與書告。讀云。比日守羊園
苦與。各日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耶。事作此答依

丘巨源。蘭陵人。爲南臺御史。寧喪還家。桂陽王休範以巨源
有文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起復。還都
桂陽。起兵。詔巨源撰符檄事。平巨源。望封賞不獲。與餉書令
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聞於量事。將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
豈虞寂寂。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技。非救活所待。開勸
小說。非剖判所寄。然先聲後實。軍國舊章。固非胥視之伶佐。
巫匠之流。匹矣。昔日奇兵。凌起呼吸。雖凶渠卽刺。而人情更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主

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替胡越。奉迎新亭者。士
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
畏。其可論一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刀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
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雖有緩急。
順逆獨斷。以決成敗。當崩天之勢。抗不測之禍。其可論二也。
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摘輪振藻。非爲
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
賢怯不樂。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以羽檄之難。必須傑筆。羣
賢推能見委。則民宜以才賜列。其可論三也。竊見纂賊賞格。
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李恒鍾與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

亦得是

釋然而吳邁遠伏族誅之罪。議罰則操筆大戮。而操戈無害。
論賞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可論四也。且邁遠爵辭。可
云。侵慢放筆出手。卽就壘粉。民作符檄。抵暴罪狀。使桂陽得
志。民且身首輟裂。嬰孩脯膾。其可論五也。往年戎旅。萬有餘
甲。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者。一介狂夫。可謂
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服從戎。皆是白起。操盾遺
書。必非魯連耶。迅足馳烽。旆之機。逸翰赴扇。羅之會。既能陵
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饒遂乃棄之溝。問
如蟬如蝶。擲之度外。如土如灰。結綵帖。戰無辜。無勇並隨。資
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階矣。撫骸如此。瞻例

史

卷之一百十七

主

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建元元年。爲尚書
主客郎。除武昌太守。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
令。沈攸之事。起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荆州巨源又望賞。與
意常不滿。後作秋胡詩。譏刺明帝。見殺。時會稽孔廣孔道。以
才學知名。廣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不
須來。則莫聽去。張緒數巾車詣之。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
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遠抗直。有才藻。謝淪遊會稽。還父莊。
問入東。見孔道。不爲武陵王東曹掾。卒。又有虞和少好學。居
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危坐達旦。官至廷尉。

均不成人
如此家書
何以能佳

王智深，琅琊人，爲太學博士。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
載孝武明帝諸弊，事上遺左右謂約曰：『二帝事迹，不容頓
爾。我昔經事宋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
深撰宋記，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
曰：「須卿成書，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召見於齋明殿，
令拜奏。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勅索其書。智深還
竟陵，王泰軍坐事免，家貧無人，事嘗饑，五日不得食，掘蕒根
食之。司空王僧虔分共衣食，卒於家。

王摛，剡人也。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之，謂之隸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四

事唯盧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白團扇。憲坐簾執扇，容氣
甚自得。摛後至，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
辭，其華美，舉坐擊賞。摛命左右抽筆，手自掣扇，登車而去。儉
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摛問
無不對。爲林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儔有寵，兩宮
婦弟犯法，儔爲之請，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儔謝之。明日見
代，永明八年，天寒，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曰：「是所謂榮光武
帝大悅爲尚書左丞。」

陸厥，字韓卿，閩之子也。遷後軍參軍。永明末，沈約謝朓王融
以文章氣類相推轂，時周顒善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角徵，制

韻以成義

韻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宋書謝靈運傳後論其事，厥與約書

曰：「范曄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古今文人多不全了，縱有
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
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音又善
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事。而云斯秘未覩，近於誣矣。
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命篇體於虛實，
適句差其音律。范又曰：『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
美詠清吟，辭章調韻，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五

言。夫思有合離，前哲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能無。子建所
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自云遺恨。且文非絕技，未免遺恨。辭
卽合作，尚有譏彈。君子苛求絕技，使遺恨掩其合作，何如恕
於譏彈，使合作畧其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
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嚙安恬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
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至
於掩瑕藏疾，令少離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
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爲不知。斯曹陸所稱，竭情多悔，不
可力強者也。夫以有病爲悔，必知無病之美，引其不合爲恨，
將誣相合之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事情，而

緩於章句。事情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離多。義在於斯。必非不解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東都。無妨於咏史。平子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詩賦彌日不獻。一人之思。遐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云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官商之音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音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自古辭人。豈不知官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謂此秘未覩者也。夫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子野操曲。雖無失調之聲。陳思作賦。有似兩人之手。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坐。詠賦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人。父慶緒。爲梁州刺史。及亡。慰祖料得假貸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我無。吾何言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有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卷。慰祖未嘗辭。爲始安王行恭軍。遙光好恭。數召慰祖封戲。慰祖輒辭。非朝望不見也。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省中會集。

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價四十五萬。或者云。寧有減不。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又曰。君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如何。慰祖曰。是與君欺人也。少與江祀劉渢善。及祀爲侍中。常來候之。慰祖不往也。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時渢爲恭軍。謂之曰。卿有老母。何以在此。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年三十五。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簾。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可寫數本。付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探。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冲之以爲疎畧。乃更造新法。奏之。孝武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遙謁者僕射朱武平。關中得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太祖輔政。使冲之修之。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北人索駿。驍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於樂遊苑校試。駿驕頗差。僻乃焚之。晉杜預造欽器。三改不成。竟陵王子良使冲之造之。與月廟不異。文惠太子見冲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二器。施機自運。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

里不勞人力子願之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有入神之妙當其
 精思雷震不問也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勉呼之乃悟冲
 之所改何承天曆時向本行梁天監初應之更修之於是始
 行焉位至太府卿史臣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摠而為論畧
 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逸托辭華贖疎慢閑緩膏肓之病與正
 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由靈運而出也次則緝事比類非
 對不發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
 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頗欠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珠指事
 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提調險急雕藻潘岳傾
 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紫紅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種作

夏政

太祖承宋氏奢縱思振民風為政未甚擢山陰令傅瑛為益
 州刺史乃捐華反機正己導民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別置
 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垂心治術杖威善斷長史犯法封刃
 行誅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嘗自在布衣曉達吏事未嘗枉
 法中恩守宰以之肅嚴永明十許年中百姓無鵲鳴犬吠之
 聲都邑富盛士女逸樂歌舞節茲服華粧棄花綠水之間
 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開府難發急征役連歲軍
 國從此康耗矣齊世吏治表績無幾位次還并非止郡邑今

取其清察有迹者餘隨以附焉

傅瑛靈州人泰始六年為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父僧祐在
 縣有稱瑛尤著名遷尚書右丞遭母喪隣居失火延燒其屋
 瑛抱棺不動兩臂已被燎灼隣人競來赴救乃得全太祖以
 山陰獄訟煩積除瑛山陰令資針賈卿老姥爭園絲來詣瑛
 瑛不辭毀縛問絲於姥懷之密視有鐵屑乃問賣糖者二野
 父爭瑛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
 豆者縣內稱神明無復偷盜瑛父子並著奇績世云傅氏有
 治縣諸昇平中遷益州刺史五年卒子嗣為吳令有能名建
 康令孫庶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曰無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七

尤

佐也唯勤而清則憲綱自行動則政事自理憲綱行則吏
 不能欺政事理則物無疑滯欲不治得乎時山陰令應惟觀
 玄明政為天下第一及嗣代為令謂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
 令尹玄明日我有奇術卿家諸所不載作縣令唯日食一升
 飯而莫飲酒

丘寂之字德玄烏程人為州主簿刺史王或出行夜還前驅
 至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教或乃於車中為之然後開或
 歎曰不意郭君章近在閣下丹徒縣令沈嘖之以清廉抵罪
 寂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嘖之武康人
 性廉直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嘆曰一見天子足

史記卷之
一百十七

矣上召問曰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噴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舉言日至上知其無罪復官入縣界吏人候之噴之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聲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還都水使者卒無以殯殮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乃生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固宜罪貶無論災恤遂不給贈賻

史記卷之
一百十七

何敬叔東海人爲長城令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勝門受餉得米二千餘斛悉以代貧人輪租妙

虞愿字士恭餘姚人元嘉末爲湘東王常侍明帝立以蕃國傷人恩遇甚厚除尚書祠部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入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悉哀哀愍罪高浮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出容色不變少日復召入帝好圓基甚拙共

史記卷之
一百十七

歎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國基依品賄戲抗每饒借之帝終不覺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聖人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賞賜優渥遷中書郎帝寢疾愿侍醫藥帝素好逐夷以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彧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彧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帝食過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請飲酢酒數升乃消及疾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令掌而絕愿出爲晉平太守前太守與民交關質其兒婦愿取還之立學堂教授郡出轉地屬可爲藥有餉愿地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返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

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康太守乃得見愿往觀之清微無隱蔽後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不待詔從省步還家遷廷尉齊還宋神主于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有五經論會稽記

裴昭明松之之孫也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納微庭實鹿皮也胥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微虎

豹皮各一意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然虎豹雖文而古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今日所不及。玳瑁雖美而爲用各不同。今宜雜經語一皆詳正。於是行司恭議加玳瑁虎豹熊羆皮各二元。椒中爲長沙郡丞。罷刺史王湛曰。卿清貧無還食。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恭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遷祠部郎。永明三年。使虜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以此惑衆。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中誰比。遷射聲校尉。建武初。爲安北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五

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閭閻健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人曰。人生何事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一經足矣。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弟顓。少有異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求外戚請領。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謝諡。掛冠去。伏誅。

沈憲。武康人。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曰。此人方員。可施。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遷廣陵太守。

孔琇之。山陰人。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震肅。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其薄。及知琇之清。乃歎息。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行事。還琇之。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開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孫奐。仕梁爲儀曹侍郎。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誘。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自免。又有毛惠。素禁陽人。爲少府。以清刻取怨。勅市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書。用錢六十萬。有譏惠素納刑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五

八萬餘。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史臣曰。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若月之治已求成功。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於救過。利在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固非由此。夫撓奸辨僞。誠俟異議。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高逸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見之。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王僧達書曰。聞諸先生出詣貴郡。此子威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白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塗霞之人。惟可餐。致不宜久。羈君當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先生還策之日。整紆清塵。更願助爲聲說。僧達答曰。藉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借隱鹿門。或成市華陰。而此索然。唯朋松友石。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要其來。此與慰日夜比談計芝桂。借訪蕩蘿。若已寢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太祖卽位。于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

史

卷之二十七

志

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舊樓所。孔稚珪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泰孟明之後。以名爲姓。僧紹明經術。宋琅秀才。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嶗山。聚徒立學。魏剡淮南乃渡江。高帝爲太傅。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食。往往郡之介榆山棲雲精舍。不入州城。泰始季年。嶗山崩。淮水竭。僧紹謂其弟曰。夫立國必依山川。山川爲變。不以何待。建元元年。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帝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京欲有請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來。僧紹曰。不食周粟。猶食周薇。

率得絕人。逃世邪。釋僧遠有夙德。僧紹往定林寺候之。高帝欲至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顓高臥。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遂入攝山。高祖建棲霞寺以居之。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朕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時見夢寐。所謂逕路絕。風雲通。道以竹根如意。筇簹冠。勃海封延。伯間之歎曰。明居士身殞後。而名齊先。亦宋齊之孺仲也。永明中。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亂能言玄。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榻。比之徐孺子。位與州刺史。次兄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使魏時。誅劉誕。孝武曰。

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位青州刺史。僧紹子山賓。字孝若。衛將軍江祚薦其才。明帝不重學。謂祚曰。聞山賓讀書不輟。何堪官邪。山賓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受錢。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渴。蹄瘡。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取錢。阮孝緒聞之曰。此足還淳反朴。激薄停洗矣。仕梁爲國子祭酒。

史

卷之二十七

志

顧歡字景怡。吳興人。年六七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父則然松節。讀書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歡義稿不